

最近外交的歐洲

卡羅·斯福爾查著

張海曙譯

上海

大東書局印行

1 9 3 1

最近外交的歐洲

卡羅·斯福爾查著

張海曙譯

1981

上海
大東書局
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二月出版

最近外交的歐洲

△(全一冊實價洋大洋五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卡羅·斯福爾查

張海曙

沈駿聲

上海北福建路二號

大上海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九十九號

大東書局

南京杭州沙州天津

遼寧徐州重慶

成都廣州漢口南昌

分發行所

不 准 翻 印

著者 譯者 發行人 印刷所 發行所

作者序

大戰以後，歐洲國際的新生命，是從那些迷夢和實在，熱狂的論戰和無收穫的競爭種種的陣痛中產生出來，這本小冊子，只是對於這些底一個概括的考察，所以用不着很長的篇幅來說明。

在寫這些篇章的時候，我是有意地節制着，主要地因為我雅不願在這兒觸到觀念的或類似觀念的底討論的許多問題及事件；在別的場所，關於這，我已經公開地表示過我底意見的。還有，離開個人底情感，要想畫一幅全體的輪廓，我覺得太早而且徒然；戰後歐羅巴的歷史，現在還是在創造中。我只想在總體上添加一些史料，記錄些某些事件底真相及其趨勢，在這一事上，我能夠部分地擔負個人的見證的。話雖如此，這本冊子，卻並不想極力去隱蔽^{隱蔽}，雖則沒有宣佈，我自己素來底政治的及道德的理想。

無疑地，凡是替一個大的國家負着政治上的責任的人們，他們就沒有資格稱他們自己是道德理想底服從者。歷史有時是一個鐵的關卡。牠充分肯去——但這是命令式的——領導某一國家底利益，要沿着那為一切國家——一切現存的國家——底生命標識好了的河路進行，不是把在一個短時間兩岸間的倒流的某幾個旋渦，誤認為河路。

不管有多少限制和障礙，我們是正在向全歐洲聯盟底未來邁進着的。如果證明這是必要，那就會惹起那些目光短小利慾薰心的瘋狂家（半真半做作的）注意了，你們害怕在雙方交換上得不到便宜，他們的見識，正像村店的老板或趕馬車的伙子一般，高聲喊叫地反對修築鐵路。他們底恫嚇，他們憎恨的宣傳，赤裸裸地掩藏着他們終必失敗底感覺。

這是在我們這個老大世界的歐羅巴常常如此的。當幾個大的國度剛好要聯合起來的當兒，那褊狹的反對與忿怒，也跟着漲到最高潮。即如宗教戰爭將絕迹的時候，

彷彿神學上的糾紛再不會這麼尖銳化似的，然而法蘭西的恐怖黨，卻又給了我們一個難堪的屠殺永遠不會休止的印象。那時期不又是啓蒙的空氣高騰，和善而人道的生活方在滋長的時候嗎？

一世紀以前，禁錮在一個大西洋島上的他，在六十次戰爭中，半個歐羅巴爲他流着血，在這怪傑底一生有一個時刻是至誠的。並不是當他述那爲他辨護的聖赫勒拿底紀念（The Memorial of St. Helena）的那瞬間——更不是他底意思，法國人底成見罷了——乃是當他死的那天晚上，他提起最後的精神，給他兒子寫的那封信，從他生平豐富無比的經驗抽出來的對於他兒子的訓告。在這一事上，波拿巴特（Bonaparte）確實是出於至誠的。

意大利的科西嘉人，像他那樣，常保留着法國式的外裝，這位先生家族情感薰染的太深，又並不是絕對地純然愛着一個人，祇是他的兒子和後代。

他寫道：『和平應該是吾兒等底努力目標，因爲在未來只有這一條合理化的大道

，可以鎮服歐羅巴。吾兒應該是一個具有新理想的人物……這新理想是聯合整個的歐洲在一個分不開的繩結之下。朝這方面，歐洲才是前進着。要企圖防止這個進程只是白費力氣。反對必然的努力是無用的。我砍斷了諸國間底高丹結子（Gordian Knot）現在是必須聯結起來了。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用波拿巴特的喻語，各國間底高丹結子，已由大戰底結果而聯結起來了。這似乎有點是曲解這位科西嘉人底意見似的。雖然，世界大戰，如再有一天出現呢，那就是極端的證明，我們已來到了歐羅巴的末日，想着能夠生活在這根鬆或緊的繩結之外哩。

爲了民族底解放必須繼承的一切暫時的不安，最緊要的是自然和永久的成分，是存在於今後一個新的組織化的歐羅巴。這些已被創造的成分，制定了凡爾賽條約底優點。

在戰前，歐羅巴的生存，只有一樁保證——列強底均衡。一九一四年的迷夢，已

經說明了這麼一個均衡，只是一個危險的棚架子，為什麼？因為虛偽。

卡羅，斯福爾查。

一九二八年四月於

Syosset, Long Island.

最近外交的歐洲 目錄

第一章 法國與德國

第二章 波蘭與德國

第三章 奧匈帝國底繼承者

第四章 同盟國與土耳其

第五章 歐羅巴的小世界

第六章 天主教與歐洲的諸國家主義

文件

一 斯福爾查伯爵爲解決上西里西亞問題之建議書

二 反漢卜司堡協定(Anti-Habsburg)(十一月，十二，一九二〇・)

- 三 意大利捷克斯拉夫協約（二月，八，一九二一・）
- 四 爲意大利在安那達利亞的經濟發展的意土協定（三月，十三，一九二一・）
- 五 拉特菲亞愛司多尼亞之防禦同盟條約（十一月，一，一九二三・）
- 六 愛司多尼亞芬蘭拉特菲亞波蘭四國間之和平及仲裁公約（一月，十七，一九二五・）
- 七 一九二五年波羅的諸代表與波蘭外長在日內瓦對於波羅的草約計畫之研究（一九二五・）
- 八 愛司多尼亞與拉特菲亞間關稅聯盟執行條約（二月，五，一九二七・）
- 九 教皇祕書長 Gasparri 主教致巴黎總主教 Duboué 書（八月，二八，一九二七・）
- 十 一九一七年奧地利人企圖分別媾和（一九一七・）

最近外交的歐洲

第一章 法國與德國

自凡爾賽條約簽字以來，關於國際的歐洲外交關係上的某些倫理的要件和歷史的記錄，我很想同諸位考察一下，抽出一個比較妥當的結論，倘是可能，還想作一個概括的推測。這些事件和感想，我現下所要提到的，乃是屬於我們現代的歷史。但我希望我的講演不要失掉牠唯一的長處：光明磊落的赤誠。方在開始舉行我們的這講會時，我就不能不，雖然不願，引證到我自己的行動和我個人的感念，但這只是作為一樁證明。不然的話，我就犯了一般政客們通常犯的毛病——即講他自己——在這個最高學術的氛圍中，那就會不止是不智，簡直是對你們失禮了。你們諸位聽就是這個長處，我所要求於我的演講的，也還是從諸位，美利堅的聽衆，吸取得

牠底主要的源泉的。

誰要是參加過訂立凡爾賽條約的巴黎會議，比方像我這境地，看到最高會議開了整打的游行的會從保拉拿(Boulogna)到斯巴(Spa)，從倫敦到康尼司(Connes)，條約上追加了許多的附件，經過種種的變化——那末他就會說他是參與了聖經上的巴比倫之塔(Babel of Tower)底光景。那種象徵的神話底意義，會使他感到一種新奇光彩。也許亞細亞式的巴比倫之塔，沒有我們西方人的混雜，照聖經所傳，我們的言語底滑亂早成功了。無論怎樣，在喬爾登(Chaldan)平原裏他們有了這麼一個好處，就是沒有一個人能裝作他是了解旁的人，這種消極的智識獲得了一點東西的。

(參看舊約創世記第十一章首段——譯者)

什麼使後凡爾賽條約期道德的地更糟呢？協約國(The Allies)徒然保留了協約形式，各國的目的和理想懸着天淵之差，那就是由於都在高調：自由，民族自決，和平的保障……之類的好聽辭語上用工夫。天呀！這些辭語的每一個，都是根據其本

國的要求而有其特殊意義。就拿協約國這個字而說，意義都是各人不同的。老實說，協約者，不過是用做一羣的政府互相彼此猜忌而已（訂了許久不還是常常如此嗎？）。一列的國家，從一九一四年九月四日一個會議在倫敦簽了字起，他們不得不保留這協約國，為的一個敵人存在着，逼得他們維持這根索子罷了。這個理論上的敵人的保留（The Turk）並不是因為我們會攻打他，乃是因為在同盟諸國間，我們從不曾爲了和平找出一個普遍公共的法則。所以，這是他們的不調協，並非他們的聯合，才逼成的協約國保留協約吧了。這就是老大的歐羅巴的語言所以糾紛，糾紛得如此其悲劇的或悲喜劇合一的緣故。

非怪這件事成爲風氣哩，有些著作家，他們批評凡爾賽條約的苛刻，轉而找出，並極力頌揚那在一世紀前拿破崙破崙的戰事終了之後成立的維也納條約（The Treaty of Vienna）的寬大，誠然，這種頌揚於我常受一種非現實的感動，好像一個人懷古的心情的。以光復舊的王朝和保存做作的小國 因而壓迫發展的國家，尤其是德意志

意大利，爲職志的維也納會議，是反動的，不自然的企圖，只能維繫於一時的。

半世紀後，維也納條約中的意大利的部分，是被摧毀了（我舉意大利部分是因為有一時爲該和約最典型最重要的部分）。把意大利弄成一種不自然的分割，這分割在他們鼠般眼光看來，是應保證歐羅巴的穩固的諸同盟國，忽然地得了一個發見了。他們發見維也納會議的閉幕，是已經從歐洲的根本上，除去了一個常常引起戰爭的原因，同時又替許多國家除去了因利慾而起的許多煩重的責任和憂慮。可是在一八六〇年——是年意大利統一——後，是這些目的自身找出他們的路來的，他們在維也納白費力氣的創造，在沙上建築的不自然的外交政策，毫不顧慮到醞釀成熟了的革命期的各國實際，他們所夢想的那真正的均衡，到那時才是比較地算是相近了。

所以，不管那些理不勝詞的輝煌煌煌的比擬，我卻不能同意維也納會議之真能撥亂反正，雖則在苦於該條約久矣的意大利，也能夠找出兩個辨護人：一個是前任首

相尼第 (Ziti)，另一個是有名的古羅馬史學家費勒羅 (Ferreiro)。

話扯了這麼多，似乎離題太遠，但是我所要指出的是因維也納條約和後凡爾賽期在研究上是極密切地關聯的。這兩個典型的，對照的例子，從一方面說，維也納勝過凡爾賽，從另一方面說，凡爾賽正義地道德地高出維也納多多。

維也納會議的主要點，是勝利國對於戰敗的法蘭西所表示的一種聰明的寬大。這點在座諸位都很知道。而且我對於那些以兩個和議對照而彷彿極其動聽的現時著作，又不甚熟悉。即如俄皇（亞力山大——譯者）於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在被征服的都城巴黎所發出的那個通告書，曾經這麼寫着：「和平的條件，是說含有較強固的保證的。從前危急的問題是對於波拿巴特野心的遏制，在現在，法蘭西，新設立着一個良好的政府，替和平增加了一重保障。這些條件，對於她也必然是更加祝福的。」亞力山大皇在他堅請聯盟國政府尊重法蘭西的完整之後，繼續說着：「聯盟可以繼續存在，因為爲歐羅巴起見，是必須的。而且法蘭西也應保持其強大。」

真的，這兒我們有了一種語言，是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聽不着的。雖則在法國外交署的官僚的案卷，盡都是滿紙的史據，我們要看到一件事實，在法蘭西人，往往不能引到現實底敏捷的評價的。

我剛纔所說的凡爾賽條約在我認為道德的地高出維也納的這一點，是被許多人，尤其是外交家，很鋒利地批評過的一點，也就是使凡爾賽條約充滿了兩面性和矛盾性的一點。這些矛盾性，是說明着該條約成立後的這些年間的歐洲外交政策的徘徊的經歷。他們是紛擾和軟弱的一個真正的原因。但是，當我們以歷史的觀念整個地去看這些矛盾性，實在是成立了道德的進步的一個標記，對於未來的，更好的和平開着可能的路的。

凡爾賽和約，用適當的衡量，可以比作一座銅像。在牠的合金中，兩組工人，同時助其鎔化，但每組工作是獨立的。而且每組都拿着不同的原料，投到熔爐中，在鎔解時兩組工人的動作，都是要越快越好的。凡爾賽和約的訂立者，就是這麼做，

而他們偏只同意於一方面——那就是急速。

但是開會的困難，把他們拉回來了。那維也納條約很迅速的成功，是由於拿破崙敗後的那結束了戰爭的休戰協定，只能當作一種初步的和平的一個事實，那起初宣佈的那些原則，和後來條約，差不多是一樣的東西。而在另一方面呢，在結束這次大戰的談判中，在幾個協約國看來，沒有比以威爾遜十四條 (Fourteen Points) 作為同德國休戰的基礎，更加厭煩的。一記起這事，就令人討厭得想忘掉牠。我相信他們在忘記這件事上，已經大告成功。人類天性是如此的，健忘是一個了不得救命菩薩，不這樣做，生活也許是太難堪吧。

急忙是命令式的，那唯一的一點，為協約國代表們完全一致的，是他們一項又一項地，一章又一章地串連下去，就是這一條和那一條有了抵觸也不管。因而所成就的條約，缺乏內部的統一，那真實不虛的永久不朽的成績的那唯一的統一，是被細定着，尤其是對於一種雅好辯論的民族如法蘭西人，去暴露其不合邏輯，以其矛盾